

肖跃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附庸风雅

跃华书友存念

八二岁年可记徐勃



此書每色殘紙中亦悉有花自一以散性劉國微



肖跃华 著

附庸風雅

戊子冬
小如



上海三联书店

瞻華先生憶癡圖

己丑五月 幼穉寫像 時侯補筆 意趣亦兩字半

文章已獲連城價 寶劍長隨壯士身
日念當年燒餅時 玉成於汝是瓊華

己丑夏王九老人周延鑒

此月大仙先努力 破鐵招康士之人
糖年時隔同推周氏王氏手 己丑五月

己丑五月 周延鑒



铁匠写时贤

——《附庸风雅》自序

肖跃华

这个标题有点令人诧异，却是实话实说。卅年前，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小铁匠；廿年后，我有幸高攀上了众多的皓首时贤，《附庸风雅》中所撰写的十七位老先生就是其中代表。

我七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希望我身怀一技，早日成家立业，我的生命之舟只能由母亲来摆弄。高中毕业后，我卖过冰棒、挖过煤炭、修过水库，一心等待机会去当兵，母亲却安排我跟姨父学篾匠。姨父放不下家里刚刚分到的几亩田，决定用主要精力种粮食，不再外出揽篾匠活。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也不气馁，又找到堂姐夫吴寅阶，说服我跟他学铁匠。

铁匠曾是乡村八大匠人之一，也是一门古老的职业。“铁匠先祖在何处？山西洪洞老槐树。树杈有座老鸹窝，窝下茅屋有两座……”他们不仅家当简单，一个七八平方米的铁匠铺，一只风箱，一方铁砧，一个烘炉，几把铁钳和几只大小铁锤，而且坐等生意，不误农时，雨天打铁，晴天下地，不分白天黑夜，无需找米下锅。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起了学徒。

“旧行当，三般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当我跟随师傅小铁锤的指引，抡起大锤“趁热打铁”时，我对铁匠之苦有了切身感受：一苦难穿新衣服，终日 and 火神爷打交道，铁锤一落火星四射，浑身上下布满窟窿；二苦全身脏乱差，夜以继日烟熏火燎，脸庞黑不溜秋，

发内落满灰尘，鼻孔就像烟囱。这不是年轻人向往的生活，也不是我追求的梦想。

反抗有违母意，认命心有不甘。我忍气吞声跟着师傅打锄头、耙子、锅铲，打菜刀、剪刀、镰刀，耳濡目染居然掌握了打铁的一般本领，一年后另起炉灶、单立门户，每天有十块八块钱的进项。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高收入了，媒婆悄悄开始给我提亲。

我不想困死铁匠铺一辈子，天天喊着要当兵，母亲见我“无可救药”最终松了口。我离开家乡时，咬牙切齿将打铁所用的风箱、铁锤、铁钳等工具卖个精光。母亲站在一旁小声劝我：“儿子，不留点？”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一点也不留，即使今后退伍，也不干这鸟活！”1983年10月，我这个从没到过县城、见过火车、翻过名著的山村小铁匠，怀揣着25个客户的938.87元铁货欠账单，懵头懵脑走进了武警湖南总队二支队一中队。

打铁与写文章二者相距十万八千里，但我软磨硬泡指导员黄棉吉，从长沙隧道执勤点调到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执勤点，天天给电台新闻部打开水、拖地板，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博得编辑老师的好感，换来他们的悉心指点，努力实现二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不久调到支队政治处任专职新闻报道员。

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不是虚言。我在这所大学学校里学文化、读军校、上地方大学，滥竽充数于新闻队伍，后来成为京城的所谓报人，不久又卷入收藏大军行列。

丁亥（2007年）初秋，我尝试着与当代学人打交道，第一站是吴小如先生。当时目的很明确，一求他们的自书诗，二请他们为郑孝胥伪满国歌手迹题跋。这就应了“脚步为亲”这句老话，随着登门拜访、书信往来的日益增多，我交往的老先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故事。如何珍惜这笔宝贵财富？我想八小时以外写点交往记趣之类的文章，将来像模像样出本集子。

这时我还是“空想主义”，一个字都没有写，却在与小如先生闲聊中斗胆说出了自己想法：“吴老，我是个山村小铁匠，没有什么文化，承蒙您乐当曹丘之引，让我高攀上这么多名师大家，我想若干年后出本集子，书名叫《附庸风雅》，您看怎么样？”小如先生想了想点头认可，并当场挥毫写下这四个字。

2010年国庆，《书屋》执行主编胡长明兄来北京出差，我酒桌上聊起交往过的学者名师，递上《特立独行——何满子》、《尘外孤标——吴小如》两篇习作敬请批评指正。长明兄草草翻过就下订单：“你写一个我发一个。”我言听计从，断断续续写了《耆宿硕彦——周退密》、《闲云野鹤——何兆武》、《筌路蓝缕——赵宝煦》、《纵横三学——来新夏》、《散文王国——黄裳》。

如果照此速度写下去，我交往的老先生们恐怕三五年都写不完。这个时候，我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拐点。2012年7月，我告别从事27年的新闻工作岗位，离京赴沪就任武警政治学院副政委。学院工作不那么紧张，且有寒暑假，我又与家人两地分居，八小时以外便集中精力写这类稿件，一月或两月一篇，陆续写下了《物艺相通——范敬宜》、《学者诗人——厉以宁》、《天遗老人——虞逸夫》、《南大名师——卞孝萱》、《国学院长——冯其庸》、《出版重镇——钟叔河》、《精神贵族——邵燕祥》、《未悔斋主——马识途》、《歌词巨匠——乔羽》、《历史学家——章开沅》等文章。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如今拙稿可送上海三联书店的冯征先生编排了，这在我文字生涯中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我可以自豪地告诉读者朋友：我有文责自负的底气。这些稿件除仙逝者外全部经过采写对象本人审稿，虞逸夫、何满子、卞孝萱、范敬宜先生的文字送呈他们夫人、儿女或门人代为审核把关。邵燕祥先生比较“另类”，他回信说：“写我的文字，无论长短，是批评是揄扬，我都只扮演批斗会上点名的对象，不参与会前的策划，

会后亦只能不置一词。”所以，我只好将拙文寄呈邵先生的好友吴小如先生和朱正先生代为斧正审定了。

铁匠写时贤，师傅看不见。我十分怀念病逝的姐夫、师傅吴寅阶。他就像“平民诗人”刘半农在《铁匠》中所塑造的那位粗犷、刚健的劳动者，凭借手中铁锤打造出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服务远近乡亲。刘半农对铁匠形象十分钟爱，多次赞美铁匠：“人家说打铁朋友苦连天，我钉钉铛铛打铁也打过十来年。我打出镰刀弯弯好比天边月，我勿打锄头钉耙你哪里哼好种田？”“铁匠铛铛！朝打锄头，夜打刀枪。锄头打出种田地，刀枪打出杀魍魉。”我师傅对铁匠营生十分热爱，他活到老打铁到老，对机械化蚕食传统手工业怀有天然的敌意，病入膏肓还唠叨着“我带的五六个徒弟都不打铁了，这门手艺很快就要失传了。”

我是师傅带的最后一个徒弟，也是最早的一个叛逆者，但我骨子里藏着深深的铁匠情结，每当听到“叮当叮当”的铁锤声就浑身发痒，唾沫搓手，情不自禁想抡大锤。我一直为自己的铁匠出身而自豪，当《湖南日报》创刊60周年邀请我写回忆文章时，我诗兴大发附打油诗一首：“投铁从戎跳农门，急不择路写新闻。笑忆邯郸学步美，饮水不忘挖井人。”后来我请友人绘“跃华先生忆旧图”，上有二老题诗，其一：“文章已获连城价，宝剑常随壮士身。回念当年炉锤畔，玉成于汝是艰辛。己丑夏至，九六老人周退密。”其二：“欲肩大任先劳力，锻铁嵇康亦可人。握笔持枪同报国，从来成事在修身。己丑闰五月为跃华题，小如。”

退密先生、小如先生慷慨赠予溢美之诗，这是对我这个有老人缘的大兵的鼓励和鞭策。我自知“麻布袋绣花——底子太差”，虽有满腔热情，难补才疏学浅。这些文章述老先生的经历多、述自己与他们交游的细节少，字顺有余，斐然不足，在文章大家面前纯属敝帚自珍、班门弄斧，如果读者诸君能给个及格水平的评价，就阿

弥陀佛、善哉善哉矣！

《附庸风雅》系列文章以时贤生年为序依次排版，无关个人学问高低、社会影响大小。其中多数文章刊发于《书屋》杂志，这次整理出版，特将胡长明兄因版面限制和其他原因删去的文字恢复。文章是自己的好，删减如同割自己肉般难以下手，况且我本俗人，因此更难免俗，无可奈何也。

本书出版，得到了刘凤桥、欧阳亮、叶昌盛诸君的无私帮助，这种文字之交情志相通、纯真高雅。妻子刘爱红独自带着女儿肖瑶、儿子肖和，不请保姆，上班、教子两不误，她的超常精力、超常承重、超常付出，给了我附庸风雅的空间和自由。我得双手抱拳衷心地感谢他们。

是为序。

癸巳清明沪上初稿

癸巳小暑京门改讫

目 录

铁匠写时贤——《附庸风雅》自序·····	1
耆宿硕彦——周退密·····	1
天遗老人——虞逸夫·····	12
未悔斋主——马识途·····	26
特立独行——何满子·····	41
散文王国——黄 裳·····	52
闲云野鹤——何兆武·····	68
筚路蓝缕——赵宝煦·····	80
尘外孤标——吴小如·····	93
纵横三学——来新夏·····	111
南大名师——卞孝萱·····	124
国学院长——冯其庸·····	138
历史学家——章开沅·····	154
歌词巨匠——乔 羽·····	169
学者诗人——厉以宁·····	184
物艺相通——范敬宜·····	200
出版重镇——钟叔河·····	215
精神贵族——邵燕祥·····	230

耆宿硕彦——周退密

“九五吟翁自作诗，时清人瑞语非虚。已将迟暮供多病，似此精勤我不如。”2009年春分，我持《周退密先生自书诗》册请吴小如先生题跋。吴先生盥诵数过，口角留香，慷慨高歌，即兴挥毫，赋诗代跋。

小如先生尘外孤标，向不轻易许人，却对退翁诗词书法高看一眼，推崇十分，“吴小如书法馆”六字即出退翁之手。我曾咨询《锻铁居珍藏名家诗稿手迹》何人题签相得益彰？先生信口应答：“南有周退密，北有王世襄，舍此二人实难寻合适人选。”

周退密先生1914年9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原名昌枢，号石窗，室名红豆室。工诗词，擅翰墨，精碑帖，富收藏，传统文人雅嗜皆有造诣，郑逸梅先生称其为“海上寓公”。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诗词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著有《周退密诗文集》、《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等。



退翁乃吟坛耆宿，夙所钦仰。

2007年岁暮，上海市安亭路一幢古朴的西式楼房里，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退翁。

“肖先生下榻何处？”

“延安饭店。”

“延安饭店解放前是我从伯父周湘云的私家花园，占地四十多亩，如今后面还残留着花园痕迹，小桥流水，古色古香。”

退翁出生于浙江宁波名门望族。郑逸梅先生大作《周退密谈上海第一号汽车》，写的就是退翁幼时和哥哥、姐姐乘坐小汽车去看戏，为旧上海大剧院一景也。退翁幼受《四书》、《五经》熏陶，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16岁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读中医，未毕业改从名医陈君诒习岐黄，数年后恩师变为岳父，徒弟成了女婿。可退翁因嫂子被中医误诊撒手人寰，毅然弃医入震旦大学习法律。震旦以法语作教学语言，退翁“多一只眼睛求知识”，大学毕业领取了国民政府颁发的律师证书。但此时上海已经沦陷，退翁不愿出庭伪法院，选择到中法私立法商学院教法律。

退翁一生无党无派，远离官场政治，解放前后任上海法商学院、大同大学教授，后应聘到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教法语。文化大革命初期，奉调回上海参与《法汉辞典》编纂，敲定国际音标，审定法律辞条，八载没有挪窝。退翁因“典”得福，文革初帮红卫兵抄大字报，后从事马拉松式的辞典编纂工作，躲过了皮肉之苦，然其大好年华亦在无情岁月中悄然流逝。

著名作家路遥先生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退翁的人生第二春从六十七岁退休开始。30年间，退翁往来于诗词创作和书法艺术研究的天地间，笔耕不止，临池不辍，健笔凌云，诗书俱老，成为当代诗坛、书坛享有盛名的耆宿硕彦。

2008年金秋，我持何满子、吴小如先生自书诗册请退翁题跋，

淘書此癖與君同珍存
 山來鄴架重勤向箇中
 尋樂趣一生甘作蠅書奴

近贈友人七絕一首錄奉

躍華同志哂正 九四老人退密書

乙亥冬仲



同时呈上《北京笺谱》求诗词墨宝。两个月后，我收到退翁回信：“前囑自书诗稿，兹已完卷，遵囑托令友阎志嵘同志转呈，到祈检收，为荷。仆近来身体失调，所患痛风，变本加厉，日夜痛楚，常感坐立不安，加以目眊，不能小字，且常有落字之憾，尚祈鉴宥是幸。新年在望，顺祝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我打开笺谱，蝇头行楷录诗词一百零四首，近六千字，诗书两绝，悦目养心，爱不释手。阿姨告诉我，退翁抱病抄录诗稿，一心赶在元旦前交卷，为此推迟了半个多月住院治疗。

退翁发蒙清芬馆时开始学诗，高中三年级即受业海上著名诗人沈迈士先生凡五十一年，窥其堂奥。改革开放初，陈兼与先生主持“茂南小沙龙”，一时海上诗坛巨擘云集。退密与前辈诗人徐润周、包谦六、陈琴趣、施蛰存、沈轶刘、苏渊雷，同辈诗人柳北野、徐定戡、朱了然、王瑜孙等先生唱和不断，获益滋多。

当年的诗坛盟友，如今仅存退翁和年届九旬的王瑜孙先生，退翁每每念及总是唏嘘不已，倍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责任重大。他尝谓：“诗与书法为吾华文化菁华，百年来受时代影响去人日远，近则每况愈下，好名者众，务实者少，诗无格律，字失间架，歪风所被，颓波莫挽。”贬斥时弊，可谓一针见血。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退翁承百世风流，树一代典范，其诗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大处能细，自然融会，博取杂糅，贴近实际生活，关注黎民百姓，既通俗易懂又不乏奇思妙想。如《九五杂吟》：“儿女英雄气自豪，五环旗下各争高。莫忘万众欢腾日，犹有穷黎泣与号。”退翁于举国欢呼雀跃中华健儿斩金夺银时，目光注视着贫困线下的数千万弱势群体，文以载道的赤子之心于此可见一斑，“如空谷中闻人足音也”（程千帆语）。

陈兼与先生的《荷堂诗话》对退翁诗词多有论列，谓“退密之作，词意特重大而沉挚……古气盎然。”徐行恭先生谓石窗周翁“饒

而不舍，异日必执词坛牛耳，循名核实，洵非过誉。”何满子先生曰退翁“耄耋之年而诗中毫无老态，除杜工部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之外，绝无衰疲之气，亦无倦于世情之态，此真寿征也。”沈轶刘、冯其庸等先生亦颇多赞美之词，可谓名至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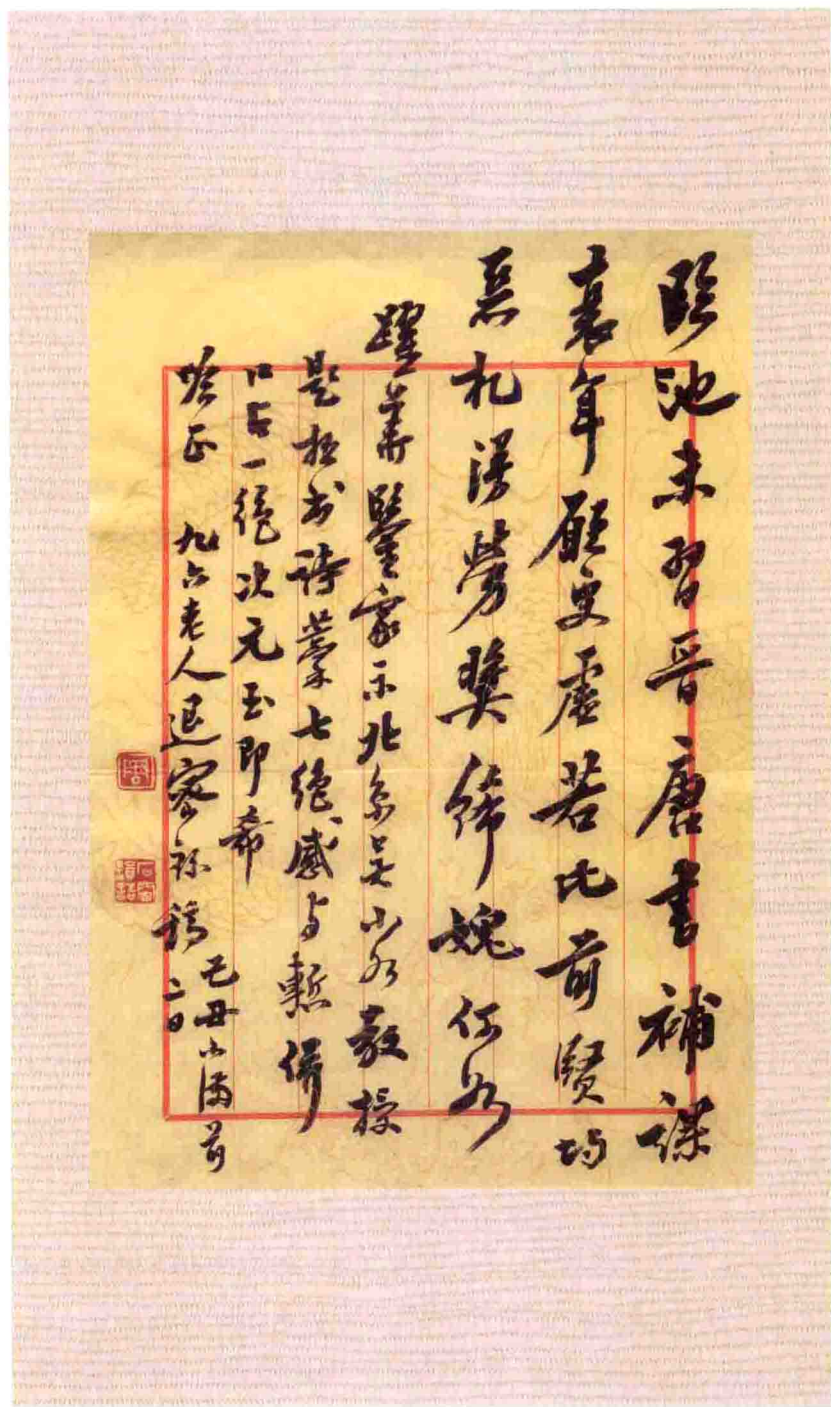
2009年5月，我出差南京绕道拜见退翁，聊起儿子肖和半岁时一天小哭两三回，家人治哭的撒手铜便念退翁所书对联：“水墨云林画，松风山谷诗”。说来也怪，无论是夫人念、女儿念，还是鄙人念或保姆念，我们声音落地，肖和哭声便止，有时还破涕为笑。我不知道这毛头稚子哪来的艺术细胞，抑或与退翁前世有缘亦未可知。我以此事语退翁，退翁喜上眉梢，笑而不语。

退翁诗好，书法亦遒劲清健，格调高古，洵为当代难得之法书，文人书法爱好者以得退翁墨宝为一大快事。

退翁书法上的造诣，既承家学渊源又有自身努力。退翁尊甫絮非先生平生好学，素善八法，并多蓄法帖名迹，退翁少即寝馈其间。后又从上海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购回大量珂罗版石印碑帖以广见闻，以供参考。故退翁虽习外文，教法语，而读帖临池之功至老不倦，未尝一日荒废也。寒来暑往，退翁碑帖烂熟于胸，真草篆隶皆学，下笔自具万千气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退翁先后为《唐太宗屏风帖》、《顾华阳集》、《沈曾植年谱长编》、《李叔同诗词歌集》、郑逸梅《文苑花絮》、《开卷》百期珍藏《凤凰台上》等题写书名，楼台馆阁题诗、题联、题匾不可胜数。“寿则多荣。”退翁谦称说这是享有高寿带来的虚荣。其实不然，退翁对书法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退翁20世纪80年代义务担任卢湾老年大学书法导师时，提出“取法乎上，博采众长”的八字窍门，勸勉老年学员及年青一代。教学相长，自己受益匪浅，学员们亦从中得到启迪，一时好评如潮。



退翁尤服膺何绍基、翁同龢、康有为、沈曾植和马一浮、谢无量等书法大家，认为他们均能独树一帜，各有特色。他尝说写字比画画更难，一个人循规蹈矩学画三五载就能画得像模像样，但花同样功夫绝对写不出好字。如今的年轻人追求速效、急于成名，好像活不到七老八十一岁。书法这件事只能慢慢来，六十不成七十，七十不成八十，八十不成九十。所谓老而更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此乃度世金针，时下浪得浮名的所谓书家真应该好好地领悟领悟。

2010年6月，我专程赴上海市徐汇中心医院探望退翁，见退翁业已康复，便取出《马一浮先生诗翰》、《孤桐手录诸贤挽吴癭公联语及诗》、《海藏楼诗手稿》长卷敬请题跋。退翁展卷忘忧，欣然应许，笑对夫人曰：“肖先生远道而来，不可不从。”

退翁博览群书，学贯东西，又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高雅的审美情趣，被圈内尊称为题跋大家。其跋三言两语，率性而为，或议论史实、借古讽今，或记叙人物、触景生情，或秉笔直书、鞭挞邪恶，或坦荡胸襟、诙谐幽默，似诗人小品，如作家札记，横溢才华，尽遣笔端，文采斐然，皆为上品。近当代名家遗墨经退翁点染，遂多一份情趣和雅致。我从孔夫子旧书网淘得《于喁小唱》、《移情小令四种》、《和陶九日闲居诗》、《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等寄呈海上，退翁或毛笔或圆珠笔，寥寥数语，前因后果娓娓道来，静止之物端坐书城栩栩如生。

我曾请吴小如、冯其庸先生题签“皓首时贤诗稿手迹”，再请退翁题签时，退翁减去二字：“‘皓首时贤’四个字看似尊敬，其实不妥，文苑题目，从无此种说法，若非吴、冯题写在前，我是绝对不肯写的。三国演义诸葛亮骂王朗曰‘皓首匹夫’，就可知了。古人称老学究曰‘皓首穷经’，也不是十分推重的用语。故此次我只写‘时贤’，不加‘皓首’二字。未知尊意如何？”退翁一问，我不知所答，徒生“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悔恨。

2010年冬至，我赴安亭草阁问候退翁。退翁神清体健，思维敏锐，朝章典故，有问必答，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奔百老人。

“九七年华一掷梭，身如古树阅人多。同窗百辈惟余我，越世孤吟似着魔。”退翁饶有兴趣欣赏余呈上的《百联斋藏珍》、《锻铁居珍藏名家诗稿手迹》翻拍照片，其中多是熟人遗墨，口中念念有词。我提出寿登期颐再求先生一册自书诗稿，送中华书局影印作为贺礼，退翁不假思索：“可以！可以！”

退翁对同道中人总是有求必应、善言嘉许，无论长幼，一视同仁。

岭东青年才俊郭思堂诗词、绘画均有师承，曾驰柬请益退翁，亦曾通电叙事。退翁不嫌其少，引为知己，谆谆教导，谓历代书家皆非徒以书艺名世，往往视书艺为事业学问之余事，功夫在诗外耳。嘱其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致力于诗文翰墨，“锲而不舍必大成，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也。”

刘君凤桥雅好文史，业有专攻，时有新著问世，每每寄予退翁。退翁虽从未与刘君谋面，然好其上进，奖掖多多，先有《刘凤桥著〈章士钊师友翰墨〉册题后九用寺韵》、《重有感一首十用寺韵》长诗奉答，后有“昨承惠寄《吴小如先生书斋联语》一册……足下为之刊布，沾溉来学，厥功甚伟，曷胜钦佩”。

我辗转找到退翁地址冒昧修书求墨宝若干，退翁虽“即拟封笔，辱在远道，勉力应酬”，还惠书一通：“知足下有收集名人诗稿之愿，乃文坛胜事，有志竟成，可操券以待也，企盼企盼。”

.....

湘儒易顺鼎先生曰：“贵人不遇，美人不易逢，闲人不易得。”退翁乃熙熙攘攘、物欲横流中不易得之闲人。他似僧有发，似俗无尘，做梦中梦，见身外身，情怡志逸，诗书自乐，广结墨缘，酬答唱和近七十年。每每集腋成裘，退翁乃全帙重抄，自资印行，以求正于旧雨新知，可谓嗜痂成癖，情有独钟者矣。